

呂東萊書牘

856.2522
6054

呂東萊書牘目錄

與汪端明 聖錫 共十六首

與曾大卿 原伯

與艇齋曾先生 裘父

與張荊州 敬夫

與朱侍講 元晦 共五十七首

與周丞相 子充 共二十首

與鞏大監 采若

與鞏仲至

與劉衡州 子澄 共三首

與潘侍郎 叔玠 共六首

答方教授 嚴州

與內兄曾提刑 致虛 共五首

與魏寺丞 國佐

與王侍講 齊賢 共二首

與張知縣 商卿 共二首

與陳君舉

與陳同甫 共二十四首

答王道夫

答項平甫

答周允升

分類號	856.2522
著者號	6054
種次號	

81114954

呂東萊書牘目錄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書



0172542

答潘叔度 共二十九首

答潘叔昌

答聶與言

與喬德瞻

與邢邦用

與學者及諸弟

與陳正己

謝陳丞相

與虞丞相 共三首

與梁參政

與趙丞相

與王樞使 共二首

呂東萊書牘

張城世年卷

與汪端明 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爲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尙不聞大有設施。可爲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旣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爲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諭。幸甚。

又

某區區之跡。昨待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中冬復過浙西。絜提幹家叔

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效。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隣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洊膺召命。聞旣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

又

開府旣久。庶事當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志。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

又

開府亦旣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

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鋟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儻蒙付示幸甚。

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絲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

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覲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又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概。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寘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爲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又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輩流中不易得。

願一聽警欬。倘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又

奠居侵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攷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又

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願得親警欬。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眞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以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尙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又

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爲詳備。今卽令輟工。耑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尙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爲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爲厚幸。顧不敢請耳。

又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爲學。違去函丈之久。惓惓馳鄉。形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屢

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爲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茗霽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覲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

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顧眄。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擯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爲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經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

又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詞。復恐其不察。以爲有所徵求。尙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卽附刊於後。伊川言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靖論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

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啓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流中少見。

其比。恐不可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

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警欬雖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攷。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爲斷也。

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固爲天台鴈蕩之游。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

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

與曾大卿

原伯

往見三八舅。言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

裴父

某區區之迹。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歲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闊。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 敬夫

共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獨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徯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儆戒祇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顛蒙蔽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迺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尙容俯伏坐隅。側聆警欵。以疇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

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國朝典故。

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

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

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閑居。旣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孚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求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憲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至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朱侍講 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子澄之言云爾今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又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

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迺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其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

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洒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又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竣告下。迺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鐫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

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且夕便遞往金華。諉謹厚士人釐正。嚙嗑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

以治行倥偬。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又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尙欲咨請處。但以吳晦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輪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隣。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又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卽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爲悵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疏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喻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尙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榷也。

又

某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簡自恕。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於區區課試之事。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鄰牆。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有一二輩。切磨工夫。粗不歇滅。斷續。又時閱來誨策。厲警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侍坐隅。難疑答問爲親切耳。邪說詖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爲急先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丈以爲如何。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利行也。

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智爲學知利行。勇爲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竝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竝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諭。初非以爲祕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杌隉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爲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爲程文時。考觀新說餘習。時有

呂東萊書牘
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婺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籠細。行數疏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刊版。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爲正。聞旦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當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又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旣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

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尙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旣畢亡婦耐事。卽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迺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遊從者爲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又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倣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象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又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屢下。黽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尙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瑰然索居。殊以爲懼。第當時以書尺中請益耳。

又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泝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效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又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爲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

呂東坡書牘
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何如。知言疑義。亦俟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又

某官次物遣。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崢嶸。益知進步之難。儻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丈訂正者。旣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於後。來喻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爲一。旣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

也一章。誠如來諭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喻以盡心爲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大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概舉。知言本文。却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

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於它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它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丈顧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

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又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尙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

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併望批教。

又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旣以已午間易簣。酷痛寃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稟。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屢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慝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俟暑退。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爲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又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用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有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由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令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爲斯文葆衛。

又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摧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勵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

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俟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卽當如來諭作沈漕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摘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砭飭。幸無細大疏示。近日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又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卽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

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別紙批喻。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艮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

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裹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

渠所居相去甚

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爲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

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又

某旣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鋟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發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

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尙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旣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又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爲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屢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真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

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一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却無病夫子

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絲也。今鬻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又

某闔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惰。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却無蘄獲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揣摩之失。倘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

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

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既鈹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它所厚爲斯文護重。

又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始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榷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尙留膝下。或已卽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質美勤苦者游處。

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爲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又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譽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窗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

當有益。

叔昌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爲太學解魁。近三兩歲來。却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

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

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它齋舍。

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市間。不得如此。

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

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喻。以不欲

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子澄說贛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鈔本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又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怠。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消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己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詰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解。看得平實有功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

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輒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又

某哀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却頗能誦憶。但程文未入律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悠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涘。則當於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

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尙留臨安。薛士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又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卽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管耳。淵源錄外書皆領。旦夕卽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次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旣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諭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爲幸。

某覺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訴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爲學

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嘆。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又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攜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繙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咨請爲恨耳。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哀

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迺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爲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爲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敝。誠爲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認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爲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自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着實朋友。只當一味斂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敝。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

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又

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尠。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喜耳。塊處爲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亶亶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爲虛辱。遊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尙資稟甚可望。政坐譴薄。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稍哀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嚴陵刊闡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內語蓋多有病也。

又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眞所謂舍蘇合而取蝓蛻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旣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闕疏。故不欲攜行。只令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令且歸侍旁。唯復尙留。一聽財處也。某近常到會稽。李伯諫數次敘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露

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惓惓。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政未易居。惟覬深圖。所以進德修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它未暇及。

又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醜酢粗定。但徽錄已逼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卽屏置它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纔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弟於清原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稟。不知且留叔度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

品東苑書牘
養想日益精邃。有可發藥。望時賜誨示。

又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塗諸公。無所親疎。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繇會晤。敢乞厚爲斯文護重。

又

歲前黃仲本行。旣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令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帳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

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閣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衆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寤耳。有可儆飭者。因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姍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爲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又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低徊隨衆。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嬭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聞尙茹蔬。此殊非便。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近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爲軒輊耳。

又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徒爲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

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議曹所論文格。竟爲羣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蚤了爲善。近事邸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爲斯文護重。

又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鈇槩事業。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勢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湍度夏。想爲況甚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閑暇。從容爲善。劉淳叟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爲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

呂東萊書牋
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眞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爲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又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郎。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典禮。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愒息何地。密菴去山太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爲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膏肓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爲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實爲先。去年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揀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頽弛。惟覲繼此時。賜砭治。不勝厚幸。石子重

袁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脈不斷耳。

又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蚤送官。庶幾去就可自如。以此窮日緡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慙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蹤跡素疎。既無繇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後。又復力不迫心。滿懷悞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鈇槩。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迓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瘡。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俟一番禮數了。乃能

就道也。

又

某冗食冊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藏。但慮學識曖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充大長楸也。靜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又

某冗食館下。行矣及暮。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慙不卹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芮氏嫻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況。求去見卻。勢須申前請耳。

又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蘊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爲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況吾丈平昔惓惓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考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爲。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將行其志者亦不少。況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爲天下痛惜。不知旅匱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卽之官矣。它惟厚爲道義自重。

又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殂。乃是見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督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爲。非中道也。

又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穩愜。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惓惓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旣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

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厚爲道義護重。

又

某伏蒙疏喻。卽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爲啓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者與之商量。今不許辭免。旨揮與任滿奏事偕下。詔旨旣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關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無幾。而滔滔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托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卽之官矣。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

呂東萊書牘
然道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卽以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托。一面別擇僧令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之流輩。却無脂韋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儻自此能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不暇耳。遞中略此附問。它祈爲道義自厚。

又

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悚。不允之命旣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旣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爲己甚。恐須勉爲一起。以承領上意。況今陳相爲帥。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于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紜。切乞深入思慮爲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迓吏并乞催趣赴任。皆得旨揮。今再

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于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却是熟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爲抄。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于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卽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祈爲斯文護重。

又

某伏蒙垂諭。固深悉雅意。卽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確然不移。又以己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勉強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不可爲。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之共。纔文字到。使可得。却無今日許多牢攘也。况江東帥漕憲。鹽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齬。或粗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

補哉。欽夫得書亦已爲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叔昌曾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張陞辭甚見領略。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芽之生。但寒者衆耳。專介回謹此拜稟。它乞爲斯文護重。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告諭販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爲佳。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醇厚。對策病痛。前此固嘗面諭之矣。委曲之說。誠切于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扎。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却多暗

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又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當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於它人。則雜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髣。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甚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耳。

諧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眼前却不多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如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藁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

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闊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文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爲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爲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

又

某病體萎痺。雖無加損。却無它撓。爲况亦甚安適也。張五十丈遂至于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却無一字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大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爲小安計。整

頓郡事爲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它乞厚爲道義護重。

又

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看。卽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招悔吝。尙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爲戒也。交印之後。旣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爲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後請祠。最爲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保養姦兇。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

入境問俗。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嚴肅。廳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兩廈。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擢節耳。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畀之。後來看得兩位藐然。却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椿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車。

攻蓋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聞是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啟告之。父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又

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塗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且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迺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誦量

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爲之泫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爲無補也。今去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荊州之訃。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它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無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粧襖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

呂東萊書牘
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却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爲之點檢也。

又

某病體。夏中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讜言。亦不以爲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乘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喻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白鹿洞記。

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增愧怍。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爲斯文崇重。

又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旱勢甚廣。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爲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榷。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爲獻也。再祭張五十丈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第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喻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參非無惓惓之

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度歲月却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詩說止爲諸弟輩看。編得詰訓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爲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爲道。甚重。

又

某病倦。稍不上狀。惓惓第有傾鄉。疚心荒政。聞極勞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芻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支柱。爲飢民

少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常發痞。又加疲。齏爾。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尙未能出門戶。況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爲愧爾。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却可與語也。匆匆未能它及。向寒。惟祈斯文。愍重。

又

某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况之詳。極以爲慰。荒政旣粗可支。牾。又諸公略相應副。自無辭求去。只得爲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痞疾方安。尋被除。自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諒。旣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係也。痛張五十丈遺文。告趣郡

呂東萊書牋
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惟爲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諉。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儻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爲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又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奠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爲上策。切不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却是自引惹也。

又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懌。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尙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慝也。某病體萎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嘆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爲嫌否。定叟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

呂東萊書牘
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祈厚爲道義。愆重。

又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旣呈徹。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薄領之勞。爲况必甚安適。病廢無繇陪侍。猶恃問病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椽所附手教已領。此郎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爲斯文愆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
須註不字數亦不多也。

又

某不聞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

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匕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爲歲耳。張五十丈遺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稟。它祈厚爲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此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又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吃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爲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閑中浸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尙遠。未爲師友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曉童蒙耳。

大事記以不敢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漸錄數段。往求教也。鄭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詹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刊定畢。併與元藁送示爲幸。受之近日肄習稍勤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遊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由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覲杖屨一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警省爾。匆匆拜稟。它祈厚爲斯文崇重。

與周丞相子充

某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迤邐爲天台鴈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門却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款奉燕談。每深浩歎。邇來日用踐修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渴。不勝係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絕。向來欲出數語。中間憂制。故迤邐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謾錄呈。

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惰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猶不能不爲善類賀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旣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衆正

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遍筮。累年於此。計必有以處此矣。某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爲書丹。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又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倥傯。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久屏居。不作都下親故書。無由貢問。便中共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惕既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悉。銓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挈否。爲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裨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爲諒也。

又

垂諭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安。適有俞汝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謹愿。尺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匱。作律賦稍工。令似若來。却可與之商量。雖不知趣向。不足以陪燕談。至於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又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翻書。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寵數頻仍。高懷澹然。亦何足爲損益。第治表旣見。欣然爲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怵然爲門下慮耳。推轂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旣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迹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又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撓。使得極意講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講筵之命。雖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爲益旣多。善類所以拳拳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蓋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唯冀思碩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逮。今意緒慘愴。典刑文獻。盡於是矣。

又

某屏居粗遣。不足塵矜念。示諭足見警懼之意。然實有裨補。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體國旣深。自信必篤。若過自退託。則非衆正所以仰恃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遍遊天台雁蕩。不勝健羨。一書告爲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甚幸。子澄待命公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遽去。固傷事體。若

濡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處之。爲善。

又

某屏居粗遣。數日前已了女子婚事。自此瀟然真無一事矣。意欲及筋骸尙未衰憊。考治訓詁。極意繙閱。至五十以後。乃稍稍趣約。庶幾不至躡等也。子澄待命公車。莫已有所向否。子上兄想已到。有所授未。子中去替度不遠。一行作吏。豈得盡如人意。惟耐事忍煩。乃佳耳。

又

某屏居粗遣。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足以自娛。他無足云者。子澄遭憂。甚爲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否。慰疏欲乞附廬陵專使。蓋婺女絕難得便也。唐與正喪母。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邦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朱元晦久不出。勢難卽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

也。魏元履恤典。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駸駸有陽復之漸。竊計彌縫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警懼之時也。

又

某屏居粗安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鹵莽。若得十數年休暇。無他病撓惱。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毫分之益也。祠祿至十二月初乃滿。冗食官倉。甚覺不安。若自此後得一兩任。則南畝銖積。亦可供伏臘。便不須仰祿矣。惰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朝。爲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之每往來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爲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他。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稟耳。

又

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猷出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由向來一出。講論滅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欲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就之也。名在仕版。身非己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須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須過此。迺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丈所遣送堂帖。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爲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又

近辱教。況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灸艾。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涸。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

也。欽夫既按吏來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疏。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爲善類賀。令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匆匆拜稟。他祈厚爲斯文。甚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猷者也。持此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又

某積釁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爲懷。病中復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撐柱。恐遠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逶迤許久。惓惓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諭深所降嘆。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幕下有沉厚持重。好

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忤。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又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懌。病體幸無他。靜養順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沈梁。大夫沈稷。士沈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天玉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諳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却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他祈爲善類護重。

某洊辱教況。不勝感慰。春風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拜狀。然惓惓尊仰。則未始忘也。某病軀萎痺。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却勝。前冬侍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爲之驚憂。第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尙未申到。猶覲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爲人不耐。前此屢嘗箴切之。候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又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政。雖爲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私爲公憂之。翟公異所謂視成於牒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勿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衆訾漂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

於虛懷盡下。以公滅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尙有餘怒。況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荊州聞已葬。亦嘗有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敍交契。度唯公可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他。不爲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衝暑罷歸可念。亦是太喜事不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

又

某沈痼。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慣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俱安於蓬華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覬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

信季修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平生雖欠琢磨。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邪。客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彊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丈時通問。爲况甚安。朱元晦境內大歉。聞告乏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疎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又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趣過目前爲俗。眇然爲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他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渠書云。民間事尙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爲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

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又

某控詞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幕。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顧目今氣體。實不堪涉道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爲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歉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者或病。爲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蹣跚。爲衆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爲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米爲六斛。粥飯不啻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爾。

又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冶之賜厚矣。近書新銜。譙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充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臥遊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鰥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喻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舍弟岳祠。旣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歉歲殊有助。今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又

某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維鈞候動止萬福。某萎痺無

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歉歲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粗可隨分支柱。渠雖書癡。近却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爲憚矣。來諭方議省閑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略參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衆求輻輳之地。會不免有屈意狗人處耳。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緘。猶慙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況他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孚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惓惓不能已也。若如莆參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覲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爲天下壽重。

近事小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李仁甫修史之功。孜孜料理荒政。

呂東坡書牘
南康一郡。蠲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安知無陽復泰。亨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卽。不必強牽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爲愜。若意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疎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儻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闊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他非病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采若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問。第有傾鄉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紓賢縉。此殆未足以久淹遐躅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他事。得以一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益。鄉風每切依依。某少稟同年。

歸安丞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訃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夙教。若許其從欲。以惇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爲破戒一言之。

與鞏仲至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修業。如吾友之文。用於課試。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轅之問否。他惟以時自愛。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況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爲斟酌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又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當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齋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曾嘉量陳一之輩。却皆在前甲。集註罷。當歸齋中。洪求仲往

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惓惓。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傯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又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爲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啓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寮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丈隣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進不已。甚恨吾

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岌岌耳。

與潘侍郎叔玠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疎漏耳。

又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爲雙林之游。訃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至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

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俗習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納呈。恐或可資采用耳。

與叔志
昆仲

又

不意凶變。年家丈奄棄榮養。奉諱悲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罔極奈何。金華經年。每荷先丈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別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感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能自致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乎觀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紛者。所以疑駭。特蔽於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爲歎服矣。專人行。略此問訊。惟祈節哀順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闕略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又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媿耳。奠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閑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婺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爲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又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萎痺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告朝路間。力爲道沈痼。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爾。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而不合經旨者邪。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却勤亦可喜也。

又

比辱教況。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於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復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他叔昌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惇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歟。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歟。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卽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儻可以是觀之乎。未能識心。豈

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
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
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
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喻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
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
萬也。不待一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
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
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
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尙

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修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貲之貧富。舅姑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參考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無勞勩。景昭獲薦可喜。因見爲道千萬意。

又

某官次粗遣。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

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旣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歉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爲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卽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惓惓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芮丈留爲祭酒。士子之衆。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又

某到官累月。碌碌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敝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惰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又

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碌。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爲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遲發。迺吏罷黜。其勢不得不黽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却自穩愜。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立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又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却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爲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魏寺丞國佐

品東苑書牘
某一病垂死。而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胸次耳。今歲辱誨墨。至於四五。愛念之篤。發於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拂。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紙不勝拳拳。恐欲知卽今病狀。故力疾強作數字。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旣行。綱紀旣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又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逃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道路語離。惓惓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淳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川陸。敢以毖護爲請。

與張知縣商卿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覬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爲歲。

又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耳。奉告共審。卽日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

其拙誠而已。它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旣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爲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起辦。則民受大害矣。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

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又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考。却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已事。不敢爲鬲上語也。

又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第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卽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

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要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耳。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扃固鑄。乃可爾。人回略此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欲盡。併留面剖也。他惟爲遠業厚自愛。

又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開歲便可會聚。今迺知尙在中春。治疊少暇。亟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還永嘉也。孟子說復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摹開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耳。冗甚。略此治報。它惟厚爲遠業加重。

又

前日人還。匆匆作答。殊不究盡。泔沐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廬待盡。

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聯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爲一書設也。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弊。

兵儲塞垣本論下。

本論止有兩篇。建本中篇乃下篇。

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跋語引策問意思。

甚有味。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智深發。誓其非真。退之於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矣。神宗蓋

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正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督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惟當局處中者。翕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地位也。

所

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

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語。然吾曹講論政當剷除根源。不可

留毫髮之病。非欲爲高論也。

所以縷縷者。非爲此跋。蓋爲有意斯世者。多於此處蹉過。往往失

脚耳。此段話更有非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定之論。更俟面講乃盡。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

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酌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慣耳。

又

前日因回使上狀。計已呈徹。洊辱教况。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哀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臥病孱弱。未能枝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尙未得入手。可念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俟服除不死當爲之。本擬來歲。雪川莆田。各致幾字。今遂并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讎。送去改正。正源

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

北宮黜孟子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此意可見

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尙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自好。但却似汲汲

拈出。未甚弘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會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爲如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

詳悉。旦夕別尋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它惟以時自愛。

又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跋喻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論。俟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款。士

龍歷此一番履險知難。與向時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丈。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命益峻。秋涼欲上道。且云至衢婺少留。引疾俟命。皆恐欲知。易傳再刊。甚有益於學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欲一見也。

又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卽還山。它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楊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楊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

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悃悃當埃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它乞以時護重。

伏辱誨字。共審秋清。尊候萬福。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八家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遽奪之。此痛不特爲門戶惜也。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肄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比專遣人弔之。尙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却可保。逝者已矣。講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

又

前月末。略到山間。爲家叔料理葬事。以冗甚。故不奉報。向來與觀近製。如鄧仲華

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爲詞藻之工。其他亦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然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警耳。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啓處之詳。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本。甚便道路間。但某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者。試更思之。它祈厚爲遠業自愛。

又

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匆匆竟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某負土冢次。日與死隣。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輿衢婺之間。未及一年。目前境界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修溫清事。引衣顧見。龜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

慟欲絕也。哀苦之餘。原省已事。大抵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後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却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爲十日款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乘興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前期也。偶有便介。略此敘謝。窮山中旋借紙墨。殊不如禮。想辱情炤。凶衰不祥。不敢敬致尊公問。它惟厚爲遠業自重。

又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

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考。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

法。

未知如何是法紀更望詳見

魏詔疏有志。

不知其體製如何

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

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

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

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

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榷。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

及矣。人回略此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又

近游領手誨。展玩再三。間闊之懷。爲之少釋。第初聞爲參學計。今乃知以營葬輟行。晤語之期尙遠。殊悵然耳。卽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第

碌碌衆中。略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羣索居。殊不見有進益。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尙未來。天民相見亦疎也。示諭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卽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納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卽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爲誰。亦時有論著否。它祈厚爲遠業崇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功夫。可敬也。

又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誨。雪梨之况。初冬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遣。但以獨處。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爲求田問舍計耳。三啟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議論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惓惓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

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憂居。曾得消息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而來介索書甚急。草草作此。它惟爲遠業珍齋。

又

長樂匆匆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近。欣慰不勝言。卽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姑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爲佳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啟。亦可用。今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已善。今次所送者尙未見之。但中間頌德處。恐人以爲輕却。參用天民自作者乃穩耳。他悉俟面布。

又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悉。使介又領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相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追痛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擾猶未定也。政欲一得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竣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册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意。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攜一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又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楫海物之況。審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卽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卽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近以家嬸之葬。前月末方還城中。而旦夕韓丈經從。又須略出迓之。過是又欲稍休惕。永嘉之行。勢須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明。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爲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豈特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留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款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噉飯處。去歲相聚。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鴈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來介。尙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時也。它惟爲道義厚愛。

比曾秀才見過。出示字。方欲治報。茲奉手筆。從審冬暖。尊候萬福。某哀苦待盡。無

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諭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爲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文墳山。文字當攜行。它俟面道也。

叔度已爲道來意。曹子亦老成。但渠欲求館。以素不預事。不能如其意耳。薛士龍數得書。郡事亦漸有緒矣。

又

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卽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沈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徜徉。當有佳趣。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抵皆在甲乙科。旣經乙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誠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漏落。世間事往往難盡。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略此。

問訊。它惟爲遠大業。厚自葆毓。

又

盛暑久不爲問。政此傾鄉。伏奉誨字。欣審秋熱尙力。尊候動止萬福。某碌碌粗遣。隨羣上下。略無所裨補。每自愧負。然聲迹銷沉。如稊米之在太倉。漸不爲人指數。或去或住。皆可以自如也。誨諭深悉。所謂井渫。蓋政指汲汲于濟世者。玩味爰象。自可見。其曰爲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知小才之謂哉。所以未爲井之盛者。蓋汲汲亟欲施之。與知命者殊科耳。孔子請封見却。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春初之舉。雖似是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借曰無憾。觀論語既說智及之。上面更有所謂守。所謂蒞。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也。此話甚長。何由握手講論。要非紙上所能寫。

耳。君舉去意已決。但近頗有少曲折。更須放緩兩三月。乃可申前請也。天民厖怯病。時作時止。甚可念。未相見間。惟以時厚自愛。

又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沈迷書冊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平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漕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公實繫輕重。遺奏惓惓。殊可念也。陳應求尙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爲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却少安。韓丈再臨舊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旣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回匆匆作此。它祈厚爲道義護愛。

又

近鞏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手字。欣審冬令晏溫。尊候萬福。某碌碌竊食茹苦。無足云者。里居爲況必甚適。聞便欲爲陶朱公調度。此固足少舒逸氣。但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恃契愛之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羨之行。在何時日。望經從相聚。今旣超然在利害之外。雖甚款曲。無復嫌忌。非如前日場屋狹徑窘步也。徐子義云。明日有人行。詳此紙問起居。筆十枝偕往。它惟遠業自厚。

又

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歉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卽爲三衢之行。往返近兩旬。汪丈靜閱之久。論事益深穩。綜練。因知經歷。信不可不多也。示諭藹然忠厚。有以知別後進德之深。微指固已。

欽佩。第衰退之人。惟當閉門反己。著實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時。吳益恭得半日款語。語間極稱葉蔚宗之爲人。尊兄同里閨。亦知其詳否。益恭亦甚以不得一見爲恨也。此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闊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渠非論文字者也。人回略此上布。它祈厚爲遠業節抑。

又

便介辱手示。區區不勝感懌。卽日極暑。伏惟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曾仲躬爲求祠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爲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

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蓋有則焉。又須精警不可侵過也。薛士龍墓誌。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鬲語也。策問當俟詳讀。人回甚速。略此上布。它祈節哀自愛。

又

伏被手况。及正則書信。具審邇日視履之詳。殊以欣慰。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奠枕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卽聽教。記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注。而兄橫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眞可謂大矣。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爲望。

又

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穩。極以爲慰。兩詞興寄所屬。固深感嘆。第兀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某病勢只如舊。都無增損。近蒙朝廷記識不忘。使還故官。廢痼何由可動。尋以實控告。旣得請矣。但文字猶未到爾。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

舍弟蒙問念。感甚。渠近挈其婦往會稽歸寧矣。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藁。近得君舉書云。吾兄摘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批示。欲得知也。

又

伏辱手況。具審歸自永嘉。川陸安穩。極以爲慰。正則書及墓刻已收。相聚計甚樂。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於渠者。政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

呂東萊書牘
腕弱不能作書。因便幸爲達此意也。陳益之留意禮學甚善。蔡行之有安齊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掬擊之。梅雨後千萬見過。爲十日款。今年緣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竹樹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快論。則石橋龍湫不必遠求也。病體萎痺。雖已成沈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俟面究。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示藥物。具聞近況之詳。極以相慰。視事旣久。閱歷浸廣。遠業必日昌楹。唯韜斂光芒。而致詳朱墨細碎之間。慶曆嘉祐諸老。由此其選也。同甫居鄉無聊。甚可念。手倦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外。其他皆如常時。不須軫念。

答項平甫

某往歲侍郎舅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

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聞分教山陰。相距雖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面爲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衰惰之所敢當。然詳味辭氣。懇切質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繹必甚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尙絢之義。卑以自牧。馴致充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莫時款聚否。萎痺不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日必有新益。所謂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守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

呂東萊書牘
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答潘叔度

日用間不須着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又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候兵報行李亟歸。莫知其詳。不勝憂疑。亟呼轎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審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逮今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鉅痛。曷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

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殮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殮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或有未安。批喻可也。未卒哭雖例不作書然講論喪事初

無害

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

溫公書儀大略皆善熟看為佳

已祝仲益蘊則子先穎叔

及小舍弟共討論禮數矣。

最是喪服不可不如式

張守甚惜年兄之去。云元晦既以憂制不

可出。而年兄又復以憂去。信講學之日難得也。

又

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循也。溫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其問說陳壽事尤切但行其實至於苦塊之類亦不必規規效之也葬儀見今講究。若有日煩穎

呂東萊書牘
叔一來。面授尤佳。即今止是當行朝夕奠。別未有可講者也。夫子所謂人未有能自致者。必也親喪乎。蓋天理人情之極。不可有一毫可恨也。子先引去。似未爲失。但始者不免墮於褊躁耳。文字書冊。當令檢校。適值此數日。堂試無暇。故爾。壺範後日當重整頓。蓋張守甚愛此書。欲刊板也。

又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年家丈知遇之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於年兄。意極拳拳。欲渠書甚不難。但更徐思義理之所安。却奉報也。所以欲思者蓋以未相識之故喪

禮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誦佛經多矣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

細事哉。叔昌亦當同講究。要須先識禮意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

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壺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恐後月牛編集可畢今所欠者。

最是楊龜山三經義辨要切。而嚴州徧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附來爲佳。易只依次

序不編家人卦在首此乃張丈之意此說甚長也

近得劉賓之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此間爲恨。此間亦

以二公及年兄不在此爲恨也。

又

葬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葬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哭。乃近世傳襲之誤。非禮也。

數日來深思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

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竭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

均有也。誠於此者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未至之明證也。葬

儀中鐘磬之屬。用綵亭亦不甚失本意。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

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實有意此學者。萬無一

二。此區區深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廢墜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論今古之

宜。再復尤幸。

諸史中議喪禮服制處皆當抄出

行實俟後月初大人歸婺。當屏置餘事。專爲措思。

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具稿當先錄呈。有未安處。却望一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迹也。書丹事向嘗託唐蘊。則面道曲折。既而

再三思之。終覺未安。

作銘在先書丹其次也。以此覺發語爲難。張守固無形迹。但終覺未安耳。

蓋事親不當待外。樂得

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晞權慕勢者不同。然其爲待外一也。年兄更試思之。有疑却以見報。吉州有劉德循循之者。去歲從劉子澄游。子澄以書相導來此。爲學專一樸實。甚可望。又欲自此來。朱元晦其志殆未易量也。喬德瞻爲學甚進。讀書亦殊有味。輩流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招令授句讀。甚得人。但錄示令嗣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百字。不爲少矣。更須量其力。令有餘乃善。其他如誦儀禮。溫伊川諸書數項。姑爲減去。汪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運。非其人。言不從而去。去就甚合義。極爲之喜。蓋又全得此一人。非細事也。一月前有一士大夫經由此。某因語次。偶及年兄專意正學。乃憮然以爲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以及之者。恐亦可助省

察警厲之功耳。

又

某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略具前書矣。魏純夫教諸幼甚得人。令嗣聯名於安叔位有妨。誠當更易。款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行狀中有小小未當。却無害。蓋非傳後之書也。年兄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意。然後及所懇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迺翟倅閣中病於蘭溪。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迺緣編壺範。及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生課程也。壺範張守小女皆誦。且夕當據已刊者印數十板去。恐令女令嗣亦要誦也。葬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略去拘忌。乃易就耳。

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專言在我之義耳。張丈讀來書甚喜。有悚然加敬之語。但云恐有做工夫迫切之病。答書中必自及之也。劉温州素不長於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爲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但欲託名德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却見報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於事。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爲之。必有忿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妥帖。若已欲爲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無跡見於外也。叔昌必同做工夫。於哀敬中體察本心。最爲親切。

又

某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再三討論。屏置他事。竭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丈葬魏公。亦嘗講究。昨夜同穎叔到郡中商議。頗似穩

當其制作瑣細曲折。皆已口授穎叔矣。

更宜詳講如覺有未穩未密處即遣一介來商量

但須不雜以俗

禮異教乃善。親族間有未以爲然者。政當盡誠感動曉喻之。不可傷恩。亦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以爲憂。嘗令戴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

又

某供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載。不敢不盡拙誠。但人習熟見聞之久。未孚未喻者甚衆。更看旬日如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迺知前此非進言之難。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卽今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羣陰崢嶸。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綵舁無害。自餘並俟後便。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還。

又

某官次粗遣。但以補試在近。少間卽鎖宿。冗甚。所欲言者。皆不暇及。所諭與此間

所慮政同。方且圖之也。陳君舉相聚甚款。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政未易量也。

又

某官次粗遣。近日思得內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齬。卽內有窒礙。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學校間事。所以有一二中變者。止是初到。據法宿假。必令簽歷。日到諸齋教導。皆令甲所載。旣而寮案皆大不安。若不小爲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

立同異而去。又似輕發。故令宿假。但呈簿。

簽歷必先經正錄故甚以爲煩本所以欲簽歷者蓋要知諸生出入之疏數而

已今止呈簿則亦自無所逃

諸齋教導。亦時復一往。緣此人情甚安。却可以徐徐少致漸磨勸

迪之功也。或未中理。更望指教。襄奉在近。辦集想極哀勞。誌銘緣張丈部中兼曹頗多。前日致齋方能下筆。其間有一兩字改處。皆是後來再訂正者也。增琴瑟笙竽及下帳上服。皆不愆禮意。可無疑也。持養察識工夫。政當並進。此外更須以友

輔仁。德銳仲益穎叔諸公。既有意於此。共相琢磨。乃善。此間士人亦有十數。欲向學者。八月稍涼。已與張丈約。共爲夜課。蓋日月殊易失耳。

又

某館下粗遣。但日以無補爲愧。對期尙在春夏之交。人事多端。政恐或未必能待耳。看書冊亦無全功。雖如子充士龍。亦十數日乃一相見也。比來諸友講論。當日有益。每得來書。書辭皆有蹴然不自安之意。學者誠不可自足。又不可恐懼太過。大抵五六人羣聚其間。必有一人身任此事。以必到自期。則衆人亦恃以自彊。此政年兄之責。若又自恐懼疑惑。示不敢自保之意。則衆將誰恃哉。亦終於解弛而已矣。如年兄專勤篤信。同志中皆莫及。地步固已甚近。今當用功者。通其蔽。矯其偏。充其力。詳處其齟齬。斷截其牽制而已。政當磨厲先登。曷爲而有退保之形也。君舉伯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爲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略有志。隨分量便得力。

文潛近復差。湛挺之爲學錄方三日而遭憂歸闈。亦可惜也。

又

某居此粗遣。但深無補之愧。近日士大夫請去者率艱難。如丁子章前月七八次往請而不可。惟當循其得爲。他非所擇也。士龍方此講論。又將遣往淮上。招集流移。自此益索寞矣。象先日夕當招來款語。自今去禫制。尙有四五月。喪禮早令見次第爲佳。弔慰妻家。以親戚恐可往。外人則不可也。若祥祭後居禫制時。則雖外人亦須往。禫本祭名。非服制也。

又

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某官墓誌。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名銜則列於銘後。乃爲得體。銘當低於誌一行四句每句空數字。撰書題額名銜又當低於銘。異時刊成。龔丈處當專遣人送墨本。

五月對劄錄去。不必示他人。上反覆顧問。酬酢領略。旣詳且款。凡所欲言者。皆得

展盡語甚多。不暇寫去。推對劄意可見也。張丈所對亦甚款每與張丈說上高明開納如

此。若常得正人吉士。敢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脈不復接續耳。張丈

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東閣固知敬。但在高位者。往往日聽逢迎可喜之論。故本

分說話。未必能深領耳。然可以彌縫正道者。固不可爲此而不致區區也。利用大

作。固當以此相儆。來喻韓趙二公乃本有美質或實有此志而無其學者也與此不同卽今善類甚孤。羣陰崢嶸。密

雲之戒甚可懼。近日子充留此。於正道甚有助。此外確然向善者。惟芮丈而止耳。

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爲也。上書得進。此門旣啓。誠可慮。臘肉

醋薑已領。竊意服制中餽人。恐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爲佳。

又

某入山之二月。卽遷過金柱。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勢須且爲旬日留也。小留城中。經理荒政甚善。大抵爲學。政不須求之事外。或未可動。不必作意。昨日得汪丈書。

長沙猶未得全安之間。甚念之也。叔昌欲來山間甚善。通鑑課不欲久輟。見所抹者。并以後兩三冊。或令叔昌攜來爲佳。叔昌未來。則遣一人送至此可也。某還城之期。當在一月後。他俟面盡。

某度更須在金柱坐一兩旬。蓋耳清淨。林泉幽邃。士人亦少。不過劉畏之輩。在三四里內者。帶來人外。共只有三四人也。叔昌欲與江必東偕來甚善。朱丈人已遣。張丈得復常之間。甚可喜。疾病之來。要非一端。數千里外難預料也。然日用飲食間。工夫政當細密。取信於人。猶是外事耳。因思鄰戒之長甚悚然也

又

某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窗明几淨。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原父陸蓋孫微皆當參看。然向時屢曾說病後且宜靜養。考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通鑑欠後唐後晉紀兩

册。諸子欠韓非子上册。今汪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爲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昆仲間並致意。

又

某以五月半後。同朱丈出閩。下旬至鵝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卽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決可到衢也。邇來日用間。况味復何似。審觀來示。似猶有迫隘氣象。更放令寬平潤澤爲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爲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以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又

某旬日以來。編詩少曾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爲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大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艾軒

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瘳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

又

所苦聞已復舊。甚可喜。然要須長養和平。勿再觸動爲佳。如此間目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關懷。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請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士溺於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

李壽翁改婺。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婺人有休息之望矣。

又

得手示。雖以向安爲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下。專意恬養。常令胸次欣如春木之向榮。則血氣不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壯健者

猶不能勝。况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護。可爲寒心也。

又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爲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今幸向安。切須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聞九哥亦嘗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却須安健。叔源墳所事已了否。孺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爲學根本。妨廢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別得輕重分明。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整頓。無少暇。略如編詩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又

某官次粗遣。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尙在八月。飽食隨衆。良愧負耳。聞氣體已復常。須常養胸次。令寬平和裕爲善。蓋不宜再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爲柴端所擊。而趣召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景望

入學。舊觀浸還。若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艱得缺耳。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爲無益也。

又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聞舊疾又嘗小發。莫已平復否。寬心乃止疾之本。天字間何所不有。無爲強自苦也。某自入夏來。每至日落乃出館。終日瀟然事外。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向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以此頗覺頑健。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惰媮。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又

某官次粗遣。汨沒廢日。每以自懼。對班尙在來夏。苟是時猶未罪斥。則當致惓惓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往徒來。雖於私計爲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永來。頗道德瞻甚進。極爲之喜。蓋爲學要是孚於近者。乃可。一書告付之。或已歸。蚤送達。

爲佳。來諭復求病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甚詳悉。今有藥未服而更求方。據問頭卽是病源。更不須它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當如此爲學。當眞知所止。前書所言。乃暫時意思。非究竟法也。

又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然想亦不出後月也。齋中想時蒙檢校。大抵羣居以利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它事。況於規矩乎。見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諭之。

又

謁守倅畢卽交割。人事擾擾。須更數日乃定。學舍蕪甚。然鄭教授甚練事款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職。外不敢立異也。廨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爲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趣權也。馬同年尙未嘗款語。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自靜。但先

入已堅。政恐難挽耳。張守聞已爲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銳課程望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勉其卓然自立爲佳。

又

某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薰灌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蔣從道之夭甚可傷。慰書并祭文同往。

錢八百五十足可用
徐孺子故事辦隻雞

斗米之奠其
詳具別紙

煩老兄親爲致奠。少見同舍之義。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又

某官次粗安。張守舉措詳審。問學平正。而又虛心從善。善類中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適同。朝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於形迹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

如親投請書兩
教官廳皆同

又

某官次粗遣。學校間事。已詳見叔昌書中矣。大抵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來喻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又

某官次粗安。對班只在下旬。區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闇誠薄。不能爲損益耳。去就久速。過是亦可略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牢落之中。不爲無助。但却是四明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叔玠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爲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沮撓。則爲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答潘叔昌

所諭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銳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

毋惜常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間。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溺志宴安。日復一日。其終異於常人者無幾。蓋常三歎於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答聶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稿。旬日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爲恨。前此喻及博議。并奧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若或誦習。是誤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徧語之。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則隨其觀者。分量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他弊也。它惟力學自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爲學工夫無窮。而向來日月虛度。爲可惜耳。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

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

與邢邦用

某自春來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爲如何。

比來爲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與學者及諸弟

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敢自畫。但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窮盡耳。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淺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比聞諸友皆實有意於此。所以不勝其喜。非獨私爲異時有肄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義當深致思也。穎叔所論謝語甚當。凡做工夫。皆宜精思深體。不可略認得而遂止也。德銳所問已批去。大抵爲學。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專心致志。久久自然須漸有趣向也。叔源所苦已無事否。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卽當求檄送往也。仲益德奉會間。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鄰。若講學實有次第。自然慕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事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兩語殊有味。大抵

閨範一書。須常置几案。時時觀省。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念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督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也。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揜。而忤人之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大抵房族間事。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己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回。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與陳正己

某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鐫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斂齋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乍還膝下承顏。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真斯文之福。惓惓之禱。唯覲終之以不倦而已。子靜經從稍款否。朱丈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耆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丘吳三子。皆朴茂可喜。第暑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兀坐一室。經無琢磨之益。賴此警發。憤憤不啻飢渴也。他祈爲道義。甚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矣。

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爲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亦不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乍還侍旁。當有餘樂。幹蠱計漸見次第。先之以身。諒無不孚應也。

謝陳丞相

恭維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閎略遠猷。開濟寰宇。精忠上達。龐澤下流。方將正元氣以格君心。定國論以一民聽。大本既立。萬目自張。厥惟善類之所素期。是亦輿人之所共屬。

蕞爾之踪。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游。坯冶之中。涵泳泰和。爲日久矣。具瞻之地。禮絕百僚。分有常尊。賤不可瀆。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姓名。無由自達於典籤者。曠宇碩量。細大并容。草芥之微。當在原貸。

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孱陋。怵然內顧。業荒學淺。且無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問遠邇。推拔十得五之義。故雖頑鈍。猶在甄獎。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犬馬蛇雀。道諛不情之言。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者也。惟當博親師友。砥礪講習。使不辱厥官。無爲化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與虞丞相

共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羣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俟。閱略遠猷。固將次第而舉。謹傾耳以俟。某晚學謏聞。自侍几烏。卽蒙眇睺眷獎之厚。史觀清筆。俾參末屬。政扉暇豫。時接緒言。內視疎蕪。莫知所以仰稱者。茲焉考滿改秩。祇拜命書。靖惟僥幸。實坏冶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躋知遇之萬一。惓惓此心。尙祈孚答。

又

某瑣微之跡。自託鑪錘。身非己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必。然私義迫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布之。某親年浸高。而諸弟皆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茲冒暑遠歸。百緒皆未有條理。尤重輕去膝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懇懇之誠。在所憫察。儻蒙畀以祠祿。以爲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溫習舊

學。二三年間。稍稍就緒。自當袖書光範。求備大廈一木之用。惴惴披露。惟孚其實。而憐其情。不勝幸願。

又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鑪錘之賜。共聞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首在召試之列。竊維金鸞給劄。本待名勝第一流。墨客槩人。誇詡歆羨。或濡筆削牘。終身而不能覲。如某者鄙樸椎鈍。絕意清貫。雖蒙睠獎顧憐。不在人後。所以弗敢崇飾固陋。上瀆大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仰累權衡之明。執若安分守常。毋爲牆仞之辱。區區惟堅微志。圖稱深知。豈謂某官度越峻軌。俎豆英游。拔之於冗散惰廢之中。收之於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闕。而常賜記存。不啻堦阼之近。雖旁無依助。而猷被尉薦。不待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閱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舌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

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爲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一披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浸高。冒暑遠歸。所當調虞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遠離。鄉者屢嘗面懇。而前書亦旣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庠序。疎野率略。可咎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譴呵已不還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閒曠。一意爲學。淬厲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苟昧於自量。輒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轉扶持。政恐徒費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黜陟。柄出於上。非爲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惟命之承。格以公論。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言者。竊嘗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植栽培。弱者必養之。使至於強。虛者必養之。使至於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間。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儻蒙矜憐。賦以祠祿。以

便其私養。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衆聽稍孚。而俾預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治。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召試。恩典超踰。輩流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鬲洞照。內外所悉。而無懷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瀆威嚴。某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與梁參政

共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謨。政路歷年。彌縫輔贊。固上格君心。而下孚羣聽矣。培養元氣。統盟公道。實衆正所共期於門下者。仰恃眷知。敢以此獻。

某展布誠悃。登徹崇聽。某樸拙魯鈍。無所取材。親年浸高。諸弟皆未習事。左右就養。不可遠膝下。前此控白。雖蒙再三之誨。非不欲仰體愛存之意。一聽坏冶。然內揆私計。勢不容已。而其間又有非筆墨所能盡者。仰惟高明。必能洞悉。敢望始終覆護。畀以祠祿。俾爲甘旨之奉。暇日當尋繹故業。澡澤矯揉。異時粗有毫分進益。

當惟所使令。何敢自擇。謹俯伏以俟矜惻。

與趙丞相

比控悃幅。仰瀆化鈞。退惟僭瀆。方俯伏以俟訶譴。丞相始則記識不忘。意其尙可被飾。起之於病廢之中。及尗殘衰。不能拜命。則又惻然憫其困窮。處之帥幕。俾得亟就厚祿。以蘇貧病。矜憐拊養之賜。至深至厚。不可稱量。顧以蕭然病軀。餘息如髮。雖數合之近。亦無由輿疾自致。涸轍窮涂。塊比之鈞。再三陶播。猶不能植。命之奇窮。亦云極矣。祠祿雖薄。方此歉歲。月得數觔粟。在困厄中。殊有所濟。若蒙矜恤。而曲從之。幸之大者也。力疾布稟。不勝惓惓。

與王樞使

某衰病沈痼。分甘棄捐。樞使睠顧不忘。俾之復綴朝列。而筋力已憊。不能勉強。以承下風。僭易布誠。朝夕愧懼。某官念其鉛槧之舊。憐其尗疾之餘。賜以便安。使參

帥幙。自非隆遇有加。委曲全就。何以及此。區區謝誠。豈筆舌所能概見。引領黃閣。神爽飛馳。

又

某自惟一介么微。洊煩陳書之下。相公所以記存者厚矣。婺越相去不遠。而又職優俸厚。可以養疴。使自爲謀。豈復有過於此。苟稍可支吾拜命。豈敢復溷朝廷。實以病體支離。日事醫藥。杜門里巷。雖已再見歲寒。而未敢稍有衝冒。且親故相邇。可以評量服食之所宜。今舍鄉閭而去。其間不能自如者。蓋非一端。雖大府賓僚。初無吏責。然血氣之衰殘。必不能跋涉道路。動履之蹇緩。必不能勝任衣冠。苟或將護稍愆常時。則疾勢必致增益。至此然後扶曳復歸。將益動大君子之仁心矣。若蒙察其懇款之情。恕其再三之瀆。曲賜軫念。復畀以宮觀差遣。則可以專意休養。從其所安。庶幾數年之間。或可小瘳。則自今以往。皆受賜之日也。冒瀆威尊。某

俯伏無任俟命之至。

(86540)

呂東萊書牘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五版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450

校勘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印刷者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四一八二上

平

(本書校對者 謝雨東宮秀 王模曹芥塵)

國史館藏書



0172542

\$ 450 8